

困境與抉擇

清華大學 彭明輝

許多同學應該都還記得聯考前夕的焦慮：差一分可能就要掉好幾個志願，甚至於一生的命運從此改觀！到了大四，這種焦慮可能更強烈而複雜：到底要先當兵、就業，還是先考研究所？我就經常碰到學生充滿焦慮地問我這些問題。可是，這些焦慮實在是莫需有的！譬如，我的兩個孩子國中成績都沒有到「就算失常也穩考得上」的程度，但是我和兩個孩子就都不曾在聯考前夕真正地焦慮過。

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，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毀了一個人的一生，也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救了一個人的一生。屬於我們該得的，遲早會得；屬於我們不該得的，即使僥倖巧取也不可能長久保有。如果我們看得清這個事實。許多所謂「人生的重大抉擇」就可以淡然處之，根本無需焦慮。而所謂「人生的困境」，也往往當下就變得無足掛齒。

以聯考為例：一向不被看好的甲不小心猜對十分，而進了建國中學；一向穩上建國的乙不小心丟了廿分，而到附中。放榜日一家人志得意滿，另一家人愁雲慘霧，好像甲、乙兩人命運從此篤定。可是，聯考真的意味著什麼？建國中學最後錄取的那一百人，真的有把握一定比附中前一百名前景好嗎？僥倖考上的人畢竟仍舊只是僥倖考上，一時失閃的人也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前功盡棄。一個人在聯考前所累積的實力，絕不會因放榜時的排名而有所增減。因為，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累積的過程！所以，三年後乙順利地考上台大，而甲卻跑到成大去。這時回首高中聯考放榜的時刻，甲有什麼好得意？而乙又有什麼好傷心？同樣的，今天唸清大動機系的人，當年聯考分數都比今天唸成大機械的人高，可是誰有把握考研究所時一定比成大機械的人考得好？仔細比較甲和乙的際遇，再重新想想這句話：「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，不會因一時的際遇而中止或增減」。聯考排名只不過是個表象。有何可喜、可憂、可懼？

我常和大學的同學談生涯規劃，問他們三十歲以後希望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。可是，到現在沒有人真的能回答我這個問題，他們能想到的只有下一步到底是當兵還是考研究所。聯考制度已經把我們對生命的延續感徹底瓦解掉，剩下的只有片斷的「際遇」，更可悲的甚至只活在放榜的那個（光榮或悲哀的）時刻！但是，容許我不厭其煩地再重複一次：生命的真相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，該得的遲早會得到，不該得的不可能長久保有。我們唯一該關切的是自己真實的累積過程（這是偶發的際遇所無法剝奪的），而不是一時順逆的際遇。如果我們能看清楚這個事實，生命的過程就真是「功不唐捐」，沒什麼好貪求，也沒什麼好焦慮的了！剩下來，我們所需要做的無非只是想清楚自己要從人生獲得什麼，然後安安穩穩，勤勤懇懇地去累積就是了。

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。從一進大學就決定不再唸研究所，所以，大學四年的時間多半在唸人文科學的東西。畢業後工作了兩年，才決定要唸研究所。碩士畢業後，立下決心：從此不再為文憑而唸書。誰知道，世事難料，當了五年講師後，我又被時勢所迫，卅二歲才整裝出國唸博士。出國時，一位大學同學笑我：全班最晚唸博士的都要回國了，你現在才要出去？兩年後我從劍橋回來，眼裡看著別人欣羨敬佩的眼光，心裡卻只覺得人生際遇無常，莫此為甚：一個從大一就決定再也不鑽營學位的人，竟然連碩士和博士都拿到了！屬於我們該得的，那樣曾經少過？而人生中該得與不該得的究竟有多少，我們又何曾知曉？從此

我對際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。

當講師期間，有些態度較極端的學生曾當面表現出他們的不屑；剛從劍橋回來時，卻被學生當做傳奇性的人物看待。這種表面上的大起大落，其實都只是好事者之言，完全看不到事實的真相。從表面上看來，兩年就拿到劍橋博士，這好像很了不起。但是，在這「兩年」之前我已花整整一年，將研究主題有關的論文全部看完，並找出研究方向；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時間做控制方面的研究，並且在國際著名的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數篇論文。而從碩士畢業到拿博士，其間七年的時間我從未停止過研究與自修。所以，這個博士其實是累積了七年的成果（或者，只算我花在控制學門的時間，也至少有五年），根本也沒什麼好驚訝的。常人不從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來看待生命因積蓄而有的成果，老愛在表象上以斷裂而孤立的事件誇大議論，因此每每在平淡無奇的事件上強作悲喜。可是對我來講，當講師期間被學生瞧不起，以及劍橋剛回來時被同學誇大本事，都只是表象。事實是：我只在乎每天廿四小時點點滴滴的累積。拿碩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時刻裡這些成果累積的外在展示而已，人生命中真實的累積從不會因這些事件而中止或加添。

常有學生滿懷憂慮地問我：「老師，我很想先當完兵，工作一兩年再考研究所。這樣好嗎？」
「很好！這樣子有機會先用實務來印證學理，你唸研究所時會比別人更瞭解自己要的是什麼。」
「可是，我怕當完兵又工作後，會失去鬥志，因此考不上研究所。」
「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。」
「可是，假如我先唸研究所，我怕自己又會像唸大學時一樣茫然，因此唸得不甘不願的。」
「那你還是先去工作好了！」
「可是．．．．」我完全可以體會到他們的焦慮，可是卻無法壓抑住對於這種對話的感慨。其實，說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兩年研究所加兩年工作，以便加深知識的深廣度和獲取實務經驗。先工作或先升學，表面上大相逕庭，其實骨子裡的差別根本可以忽略。在「朝三暮四」這個成語故事裡，主人原本餵養猴子的橡實是「早上四顆下午三顆」，後來改為「朝三暮四」，猴子就不高興而堅持要改回到「朝四暮三」。先工作或先升學，其間差異就有如「朝四暮三」與「朝三暮四」，原不值得計較。但是，我們經常看不到這種生命過程中長遠而持續的累積，老愛將一時際遇中的小差別誇大到攸關生死的地步。

最諷刺的是：當我們面對兩個可能的方案，而焦慮得不知何所抉擇時，通常表示這兩個方案或者一樣好，或者一樣壞，因而實際上選擇那個都一樣，唯一的差別只是先後之序而已。而且，愈是讓我們焦慮得厲害的，其實差別愈小，越不值得焦慮。反而真正有明顯的好壞差別時，我們輕易的就知道該怎麼做了。可是我們卻經常看不到長遠的將來，短視地盯著兩案短期內的得失：想選甲案，就捨不得乙案的好處；想選乙案，又捨不得甲案的好處。如果看得夠遠，人生長則八、九十，短則五、六十年，先做那一件事又有什麼關係？甚至當完兵又工作後，再花一整年準備考研究所，又有什麼了不起？

當然，有些人還是會憂慮道：「我當完兵又工作後，會不會因為家累或記憶力衰退而比較難考上研究所？」我只能這樣回答：「一個人考不上研究所，只有兩種可能：或者他不夠聰明，或者他的確夠聰明。不夠聰明而考不上，那也沒什麼好抱怨的。假如你夠聰明，還考不上研究所，那只能說你的決心不夠強。假如你是決心不夠強，就表示你生命中還有其它的可能性，其重要程度並不下於碩士學位，而你捨不得丟下它。既然如此，考不上研究所也無需感到遺憾。不是嗎？」人生的路那麼多，為什麼要老斤斤計較著一個可能性？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，一生背運：高中考兩次，高一唸兩次，大學又考兩次，甚至連機車駕照都考兩次。畢業後，他告訴自己：我沒有人脈，也沒有學歷，只能靠加倍的誠懇和努力。現在，他自己擁有一家

公司，年收入數千萬。一個人在升學過程中不順利，而在事業上順利，這是常見的事。有才華的人，不會因為被名校拒絕而連帶失去他的才華，只不過要另外找適合他表現的場所而已。反過來，一個人在升學過程中太順利，也難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創業，而只能乖乖領薪水過活。福禍如何，誰能全面知曉？我們又有什麼好得意？又有什麼好憂慮？

人生的得與失，有時候怎麼說也不清楚，有時候卻再簡單也不過了：我們得到平日努力累積的成果，而失去我們所不曾努力累積的！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別人比成就，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。功不唐捐，最後該得的不白少你一分，不該得的也不白多你一分。好像是前年的時候，我在往藝術中心的路上碰到一位高中同學。他在南加大當電機系的副教授，被清華電機聘回來給短期課程。從高中時代他就很用功，以第一志願上台大電機後，四年都拿書卷獎，相信他在專業的研究上也已卓然有成。回想高中入學時，我們兩人的智力測驗成績分居全學年第一、第二名。可是從高一起我就不會放棄過自己喜歡的文學、音樂、書法、藝術、和哲學，而他卻始終不曾分心去涉獵任何課外的知識，因此兩個人在學術上的差距只會愈來愈遠。反過來說，這十幾二十年來我在人文領域所獲得的滿足，恐怕已遠非他所能理解的了。我太太問過我，如果我肯全心專注於一個研究領域，是不是至少會趕上這位同學的成就？我不這樣想，兩個不同性情的人，註定要走兩條不同的路。不該得的東西，我們註定是得不到的，隨隨便便拿兩個人來比，只看到他所得到的，卻看不到他所失去的，這有什麼意義？

從高中時代開始，我就不會仔細計算外在的得失，只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：我不喜歡鬼混，願意花精神把自己份內的事做好；我不能放棄對人文科學的關懷，會持續一生去探討。事實單單純純地只是：我只在乎每天廿四小時生命中真實的累積，而不在乎別人能不能看到我的成果。有人問我，既然遲早要唸博士，當年唸完碩士就出國，今天不是可以更早升教授？我從不這樣想。老是斤斤計較著幾年拿博士，幾年升等，這實在很無聊，完全未脫學生時代「應屆考取」的稚氣心態！人生長得很，值得發展的東西又多，何必在乎那三、五年？反過來說，有些學生覺得我「多才多藝」，生活「多采多姿」，好像很值得羨慕。可是，為了兼顧理工和人文的研究，我平時要比別人多花一倍心力，這卻又是大部份學生看不到，也不想學的。

有次清華電台訪問我：「老師，你如何面對你人生中的困境？」我當場愣在那裡，怎麼樣都想不出我這一生什麼時候有過困境！後來仔細回想，才發現：我不是沒有過困境，而是被常人當做「困境」的境遇，我都只當做一時的際遇，不會在意過而已。剛服完役時，長子已出生卻還找不到工作。我曾焦慮過，卻又覺得遲早會有工作，報酬也不致於低得離譜，就不會太放在心上。唸碩士期間，家計全靠太太的薪水，省吃儉用，但對我而言又算不上困境。一來，精神上我過得很充實，二來我知道這一切是為了自己有機會轉行去教書（做自己想做的事）。三十二歲才要出國，而大學同學正要回同一個系上任副教授，我很緊張（不知道劍橋的要求有多嚴），卻不會為此喪氣。因為，我知道自己過去一直很努力，也有很滿意的心得和成果，只不過別人看不到而已。

我沒有過困境，因為我從不在乎外在的得失，也不武斷地和別人比高下，而只在乎自己內在真實的累積。我沒有過困境，因為我確實瞭解到：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，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有劇烈的起伏。同時我也相信：屬於我們該得的，遲早會得到；屬於我們不該得的，即使一分也不可能長久持有。假如你可以分享這些信念，那麼人生於你也將會是寬廣而長遠，沒有什麼了不得的「困境」，也沒有什麼好焦慮的了。